

今天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3周年纪念日。

73年前，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、气昂昂，跨过鸭绿江，同朝鲜人民和军队一起，历经两年多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，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。昨天，早报记者记者采访了王国祥、谭显芝、赵引群三位抗美援朝老兵，聆听他们的战斗故事，重温那段峥嵘岁月。

战火中，一天救治70多名伤员

三位抗美援朝老兵追忆峥嵘岁月

91岁赵引群

一天抢救70多名伤员



赵引群出生于1932年，1947年参军，一年后入党，曾参加过晋中战役、太原战役、西北解放、四川剿匪等几十次大小战役。在朝鲜战场负伤被送回国休养后，赵引群又主动请缨重回朝鲜战场。

“刚入伍时我就是个小卫生员，后来开始跟着大夫学医术，学习怎么止血。仅止血这一项技术，在抢救伤员时就发挥了大作用。”91岁的赵引群说。

在国内剿匪攻打太原时，有一名战友大血管断了就喊赵引群上去抢救。经过赵引群的一番止血包扎后，这名战士很快被送到当地医院。医院的主治医生表示，“这种止血方法现在好多大夫都不会用，你能碰到这么一名有技术的卫生员，真是幸运，再晚一分钟你的命可能就保不住了。”

赵引群在朝鲜战场上先后两次负伤。“我第一次负伤，是在照看伤员的时候。当时敌人飞机偷袭，戴的手表立功了，虽然被打烂，但也保全了我的手。我休息了几天就回到了岗位上。”赵引群说。

回国休养一段时间，未等身体完全康复，他再次回到了朝鲜。当时战争进入谈判阶段，仗打得少了，但仍有很多伤员需要救治，赵引群在伤员间穿梭，忙得脚不沾地。“负伤再加上劳累过度和严重冻伤，造成我两条胳膊永久性损伤，现在怎么也伸不直了。”赵引群说。

“第二次负伤是在冬天，在一次救助伤员时，我的左颈部被子弹擦过，血流不止，很快我就因为失血过多休克。等我再醒来时，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了。我问旁边的病友这是哪里，病友说是齐齐哈尔。我大吃一惊，自己居然回国了。”赵引群说。这次受伤，赵引群被评定为“三等甲级伤残”。“我还记得昏迷的那一天，我的衣服上别着朝鲜方面颁发给我的军功章。醒来后却找不到了，估计是转移时弄丢了，我遗憾了好久。”赵引群说。

赵引群介绍，外科医生在朝鲜战场上的主要任务是尽其所能地抢救伤员。在子弹横飞的阵地上，赵引群最多时一天抢救了70多名伤员，一天下来没顾上喝一口水。

“我觉得我不是什么英雄，那些在朝鲜战场上再也没有回来的战友才是英雄。”赵引群说。

92岁王国祥

几十人合吃一个苹果



王国祥，1931年出生，1945年11月入伍，参加过淮海战役、渡江战役，解放江西、福建、两广以及四川剿匪的战役。1951年7月，王国祥参加抗美援朝战争，并参加了第五次战役。在著名的上甘岭战役中，王国祥与一级战斗英雄黄继光在同一个连队，参加各类战斗10多次。

1951年，当时20岁的王国祥随部队跨过鸭绿江，来到了朝鲜。“用了很长的时间，在上甘岭地区的五圣山挖坑道，修筑工事。要知道，这个高地是个石头山，要想在这里挖坑道非常困难。但战士们硬是在石头山上挖出了一个个深坑道，构建起了易守难攻的战斗掩体。”王国祥回忆，从修建工事到战斗胜利，他们一直死守这个高地，没有一丝退缩。当时敌人出动数倍兵力，天天都用重火力炮轰轰炸。

王国祥作为司令部电台的队长，担负着炮兵阵地信息数据和各种情报的传输任务，肩上的任务很重。他说，有一天深夜，敌人突然对我军阵地发起攻击，在我军一轮炮火轰炸后，志愿军战士打退了敌人的进攻。这时，王国祥发现有战友负伤，于是他和几名战友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，抬起担架将伤员护送到后方野战医院，然后回到坑道坚守阵地。

“电影《上甘岭》里演的很多都是真实的故事，当时我看了电影后哭成了泪人。像‘一个苹果’的故事，我们亲身经历过。”王国祥说，“苹果是后方支援的，保障人员冒着炮火送到了阵地上，所以大家都很珍惜。每个连队分到的苹果等慰问品数量不多，战友们都是你推我让，谁也不主动去吃。最后还是连长下了命令，让大家拿着苹果，像击鼓传球一样，传到谁手里就咬上一口。没想到传了一圈，几十名战士连一个苹果也没吃完，最后还剩下了一大半。”王国祥说。

“我经历了大大小小上百场战斗，上甘岭战役是最残酷、最激烈的。在五圣山阵地坚守的那段时间，惨烈的场景至今难以忘记。有一次，通信线路又被炮火炸断后，志愿军一名通信科长带着一名战士不顾敌人的炮火冲到了前线，找到炸断的通信线后，为了节省时间，及时把阵地的信息传达到位，他干脆用牙咬住通信线，保障了通信畅通……”王国祥讲到这里，激动得已经说不下去了。

87岁谭显芝

冒死往前线运送弹药



谭显芝是四川宜宾人，1953年1月，他和战友们一起跨过鸭绿江奔赴前线。“我看电影《长津湖》，拍得很真实，但我所见到的‘长津湖’要更残酷。”87岁的谭显芝含着泪说。

1953年夏天，谭显芝所在的部队从前线撤回，被派到三八线沿线修筑工事，架设铁丝网等。1954年，部队被调到长津郡，位于长津湖边的一个县城，安置在一个足球场里。部队在这里驻扎了两年时间，主要负责修建长津湖志愿军烈士陵园，以及寻找、掩埋烈士遗骸。

“每找到一具烈士的遗骸，都会心疼一阵子，这都是我们的好战友啊。”谭显芝说，寻找到的最多一个坑里，埋了12位烈士的遗骸。当时，我和战友一起把每具遗骸认真取出，用布裹好，带回来交给别的战友。“我们干了3个月后，因为天气太冷，山上的土都冻住了，没办法继续挖掘被迫停工。”谭显芝说，那个地方的冷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的，冬天气温能到-30℃以下。

“1955年开春后，我们又进山寻找烈士遗骸，最后我们连队共找到了800多具牺牲战友的遗骸，其中近半数是‘无名烈士’，找不到他们的身份信息。”谭显芝说，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，在长津湖志愿军烈士陵园里，能看到很多墓碑上就写着“烈士”两个字。

在朝鲜战场上，谭显芝一开始被分配到担架队，战斗打响后他们4个人一组负责将弹药运送到前线，再从前线将伤员抬下来。谭显芝在战场上不幸受伤，他扒开衣服展示他的右肩，受伤部位还贴着膏药。“每到变天这里都很难受，这是战场上的光荣记忆。”谭显芝回忆称，伤是被敌人的卡宾枪打的，幸好距离远，子弹力量小，当时子弹卡在了肩胛骨上。“敌人的子弹打中我肩膀那一刻，当时只是感觉热乎乎的，等真正感觉到疼时，已经是满头大汗了。”谭显芝摸着肩胛骨的位置回忆道，在卫生站治疗的时候，因为缺少麻药，他直接让医生切开伤口将子弹取出。

对谭显芝来说，很多记忆变得模糊，但一提起抗美援朝的事，他的讲述立刻变得清晰，时而慷慨激昂，时而悲喜交集，仿佛那段岁月从未远去。

本版撰稿摄影 观海新闻/青岛早报记者 陈勇

通讯员 刘朋朋 游潇